

城门开启花千树

如 歌岁月 □楚仁君

早上,打开手机微信,一则消息让我眼前一亮,因汛情封堵月余的古城靖淮门打开了。不啻是天大的喜讯,令我莫名地兴奋与激动,我又可以自由进出城了。

鼠年夏季,淫雨霏霏,洪水泛滥,瓦埠湖水飞速上涨,滔滔洪水直逼城墙根下,千年古城再遭水威胁。当地政府为保古城安澜,组织民工将悬于城门洞上方的闸门放下,又在内侧垒起沙袋用以加固,靖淮门的交通往来自此中断。期间,不断上涨的洪水淹没门洞,只留一段券门露于水面。

平日车来人往,川流不息的靖淮门,一时间寂静下来,城里城外被洪水分割成两个世界。城外,一片汪洋泽国,北门广场没于水中,绿化树只露半截树梢,水面上漂满了枯枝烂叶、破烂杂物,散发出一阵令人作呕的恶臭。城内,则一切如常,有条不紊,古城人临危不乱,安之若素。

这是古城今年第二次封堵城门。与这次汛期封门有所不同,今年春天因防控疫情所采取的封门措施,多少带有“门以闭藏自固也”的悲壮色彩。春节期间,新冠病毒疫情如豺狼奔,来势汹汹,数万古城人的生命安危遭疫情勒迫。非常时期,政府及时封堵起靖淮、宾阳、定湖三座城门,只保留通漕门作为古城的主要出入通道,并采取史上最严格的出入防控措施,确保古城几万人的生命安全。

疫情期间封门,具有极大的不可预见性;而这次汛情封门,则有着十足的把握性。因为,古城已经历过无数次兵燹洪水的考验。千百年来,古城的城墙和

城门历世已久,频遭侵袭。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,城墙和城门屡屡发挥御敌和抗洪的作用,拒敌、阻洪于城外,数次让古城化险为夷,故有“铁打的寿州城”之誉。

“城西门外滟滩堆,年年波浪不能摧。”古城宫阙重切,铜墙铁壁。城墙以固有的姿势,立于八公山下、淝水河畔,禳灾祛祸,护佑一方平安;城门则以鲜活的神态,雄踞城垣四方,迎送出入,保一隅通畅。

“秋色城门对岳开”。入夜,到灯火阑珊,城门开启后的古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与繁华。掩映在夜幕下的靖淮门流光溢彩,飞阁流丹,气势恢弘,如同古代战场上的铁甲军墙;檐角飞翘,钩心斗角,困困焉拔地而起,棱角似一笔白描,潇洒凌空。瓮城内,市民自娱自乐的寿州锣鼓再次敲响,“咚咚锵锵”的锣鼓声在瓮城内久久回荡。北门广场上,大妈们伴随着欢快的乐曲,又跳起了久违的广场舞……

城门的开启,让城内城外合成了一个世界,久困于门内的古城人,又可以“相欢语笑出城门”了。这一扇用淡然和自信叩开的城门,也许只是简陋的柴扉,但却通向百花争妍的另一洞开。



孟伟/摄

钟灵毓秀山水境

徽 风皖韵 □朱幸福

查济是我两次到过的泾县古村之一。查济四面环山,新旧两个村庄组成。新村是现代型的乡镇街道,千篇一律的二层楼房,上层卧室住人,下层门面开店。古村依山而建,伴水而居。房屋是清一色的徽派建筑,粉墙黛瓦,马头墙连成一片,远望层层叠叠,鳞次栉比,渐渐融入绿色的山林和缭绕的烟雾中。近看,街道是溜光的青石板,与溪涧相伴,环村而行;房屋杂乱随意,村巷蜿蜒,犹如迷宫,却又处处相连,曲径通幽。

我两次都是从古村口的石桥进入查济的。沿着古老的石板路慢慢前行,眼前是历经沧桑的古老民居:墙面大多是白色的,但已经斑驳陈旧得发灰发黑,有的一碰就掉灰,有的爬满牵牛花等绿色的植物。门楣上的木雕、石雕、砖雕依稀可见,人物、花草虫鸟依然栩栩如生。屋瓦是黑色的,被日晒雨淋染成了灰褐色,唯有马头墙昂首挺立,飞檐高耸,守护着村庄的安宁。村子里格外安静,老屋的门阶有老人在做着针线活,屋里的人们在忙着自己的活计,酿酒的、做小食品的、编竹木用品的、卖特色手工艺品的都各自忙碌着,他们从不大声地招揽顾客,就连街巷中的鸡、犬也能安静地觅食或休憩,和睦相处。

石板路的下侧是查济河潺潺的流水,查济河由岑河、许河、石河三水合一,逶迤绕村而流。因河水落差较大,河中建有一道道低矮的拦水坝,清澈的河水迭瀑式地流淌。三三两两的农妇在溪水中浣衣、洗衣,几只麻鸭在浅水处觅食,偶尔也可见几个大男孩在水中捉鱼。查济河虽然不宽,但两岸住满了村民,为了方便往来,村人在河上建有许多道石拱桥、板石桥、洞石桥。桥上有画家和众多多院的学生在静静地写生,桥下有众多摄影爱好者频频按快门,查济已成为人们远离尘嚣、亲近自然、放松心情、寻找快乐的安逸之所。

“十里查村九里烟,三溪汇流万户间。寺庙亭台塔影下,小桥流水杏花天。”悠远独特的建筑文化,钟灵毓秀的山水意境,查济正吸引更多的人神往……

做当下最好的自己

青 萍絮语 □程应峰

时光伞,白天打开,黑夜收拢;醒时打开,睡时收拢。时光伞,是源于自然的谋略。

时光的雨点打在伞上,或急骤,或平和;或短哲,或悠长。人在伞中走,往往忽视的是时光的影子。那可能就是一朵云影,或者就是一抹树影,或者根本就是阳光照过来之后自己颤颤巍巍、长长短短、不离不弃的影子。人在伞中走,会感受到来自岁月和风雨的阻力,也会感受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巨大庇荫。

时光公平,没有亲疏,没有厚薄。时光伞,也永远一视同仁。如果厚,是因为你待时光厚;如果薄,只因为你待时光薄,如果缺少意义,是因为你没有赋予时光以意义。时光伞让人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归属感,在时光的旅程里,如果需要付出代价,那一定是时间的代价,身心的代价,生命的代价。

杨红樱的《转动时光的伞》,虽是童话,却有一个成人同样可以借鉴的理念,那就是:“做当下最好的自己,把未来留在时光伞里。”传说中的时光伞,斑驳的伞柄,泛黄的伞纸。往左转,就可以看到过去;往右转,就可以看到未来。其实,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,无论日子糟糕还是美好,都会在某个刹那,在时光伞里与本真的自己不期而遇。

时光伞在开合之间,日子一天天地流逝。我们的生命,都拥有时光流过的痕迹,或新,或旧,或可捉摸,或不可捉摸。时光似物非物,却是魅力无穷的生命载体。时光不会因你的停顿而停滞,也不会因你奔跑而飞奔。时光借不走,时光拿不去,时光没有例外。时光恒常,不急不躁,永远静静地,以它固有的节律不徐不疾地流淌。

你只能随着它一味地往前走,无法驾驭,让它在自己的世界里盘桓停驻,或者走来走去。你心境明亮,它透过来的一定是阳光;你心有阴云,它绝不会为你散亮。它漏了,是因为你的生活有漏洞;它被修复,是因为你有一双善于修复的手。

时光不能握于手中,却总是相伴左右。无论是与非,得与失,功与过,时光伞永远伴随一个人的成长。让我们做当下最好的自己,把未来留在时光伞里。

美文赏析 □凌泽泉

屋顶青瓦是我家

灰砖全墙,青瓦覆顶,朝南,一扇桐油木门站岗,面北,一扇油漆大门把守。前后檐墙对应镶嵌的玻璃木窗,睁着水灵灵的大眼,亲切地打量着乡村生活的日常。

童年,我就住在这样的青瓦房里。

霏霏春雨,在梯田般披下来的青瓦肌肤上细细摩挲,时而弹上几指,时而在胳肢窝里呵一下痒,青瓦笑出泪来汪汪滴到檐下,被风一吹,扭起了妩媚的舞姿;夏雨脾气大,一颗颗豆大的雨珠砸下来,在青瓦上跌得粉碎,瓦顶上笼上了层层薄雾,哗哗的雨水顺着瓦槽,你推我搡地往下跑,在檐下扯起一条条长线;秋雨泪腺最为发达,一遇伤心事,便双手抚着瓦楞漫鼻眼地流泪,从清早到傍晚,从黄昏到天明,心善的青瓦陪着流泪,惹得蜡黄的梧桐叶片难过得从枝梢一头栽下,就连庭院里的菊花也泪眼婆娑;冬雨冷着一张脸,在青瓦的肌肤上来来来回回地寻找温暖,摇醒了睡着的瓦脊,将一缕缕透骨的寒凉

贴向瓦槽,可脚下一打滑,一不小心从檐口跌落。跌坏了身子骨的它,邀来了满天的雪花,蒙住青瓦的眼,埋住青瓦的脚,最后盖住了青瓦翘着的头,片片青瓦只得透过雪花的罅隙喘口气。

面慈心善的父亲担心肥硕的雪儿压碎了青瓦,压弯了檩条,随手搭起一架木梯,爬上梯头,操起捞草用的竹扒,将雪儿死死摁住瓦脊的手掰开。雪儿便被强行拉起,脚下一打滑,一头跌下檐口,沉重的身躯摔倒地上,顿时蜷成一团。屋顶之上,隐隐现出了瓦的青脸。

久违的阳光露出笑脸,用温暖的身体焐热雪的双手。感受到暖意的雪儿,慢慢伸直僵硬的手指,变成水的模样,沿着瓦槽快乐地滑下。

在凹凸相扣的青瓦之下,我喜欢听风。风不知翻过多少道山梁,蹚过多少条小河,才来到青瓦之上;但我知道,风一定掠过笔直的林梢,从鸟儿的翅膀上划过,从草尖上的露珠吻过,然后将头埋进青瓦怀里,松口气歇歇脚。

桃红柳绿的日子,贪恋花香鸟语的细风,一会儿轻抚弱柳,一会儿轻拍蜂蝶的羽翼;哈一口气吹皱一池春水,伸一回懒腰裹一身芬芳,追着嬉闹的麻雀,在青瓦上腾挪跳跃;缕缕清香顺着瓦缝潜入屋内,引得归巢的紫燕飞出家门,在屋顶上盘旋,累了便站在瓦楞上鸟瞰远处的油菜花金浪翻滚。

偶尔有几只幼鸽,在青瓦上练习飞翔,风一次次鼓起它们的翅膀。知了叫黄稻穗之时,热热的风钻进禾香浓浓的稻田,穿过花生秧的缝隙,贴着棉花阴凉的枝叶,卷起一地的尘土,在半空中飞舞。一阵阵热浪撒下来,被瓦楞绊了一下脚,风痛得打出响亮的唿哨,听到哨声的乌云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。村庄暗下来,一道道闪电在天地间瞬间撕开一条条大口,给左冲右突的风指路,低下身来的乌云快要凑到瓦的鼻梁上,风仍不依不饶地贴着瓦缝间死缠烂打,似要将青瓦掀下檐口。就在这紧要关头,雨箭从天而降,扎进乌云的脉搏,刺入风的筋骨,雨在青瓦上跳着脚赶撵着嚣张的夏风。

秋风送爽,青瓦敞开锃亮的肌肤,任成片的山芋、焯熟的扁豆、焯熟的麦酱爬上屋顶。一股股清香从瓦顶滚下,顺着瓦槽落到檐下,弥漫了整个村庄,灶间蒸腾的米饭香气也从芦苇缝中钻上来,与青瓦交头接耳。

从冰面上掠过来的北风,撕咬着瓦楞,夜夜呼啸着,欲把青瓦掀下,把芦苇卷翻,渴望跳进屋内取暖。倔强的青瓦用瓦楞割破风的耳朵,用瓦脊刺破风的手指,用身体捂着芦苇,保檐下一片安宁。

月光蹑手蹑脚地走下来,在青瓦上漫步。一只小花猫趴在瓦槽里,眯缝着眼,守着瓦顶上的静谧。

住在青瓦下的乡亲,用一日三餐的炊烟与青瓦说着缠绵的话语,顺便也与青瓦唠唠家长里短,谁家娶了个新娘,谁家庄稼有了好收成,谁家菜地一片葱翠,谁家碗头上有了鲜香的鱼肉,谁家娃儿感冒发烧,谁家生了个白胖小子,谁家老人驾鹤西去……这些,屋顶上的青瓦都是率先知晓。

头顶青瓦,脚踩泥土,乡亲们日子过得窈窕。由泥土脱胎而来的青瓦里装满了草木的气息,青瓦之下,花香鸟语、松涛虫鸣、流泉风吟也可以熟门熟路地涌进屋来。

屋顶之上的青瓦,不仅承载着乡亲们的喜怒哀乐,也承载着降临到村庄里的风霜雨雪,更守护着乡村人家的安宁与温暖。

青瓦之上是诗意,青瓦之下是人生。



郑海平/摄

我言秋日胜春朝

花 开花落 □姚中华

秋有深溪,犹如春分早暮。故乡的浅秋,一条小路,收拢了季节的底色。双脚踏上小路,恍惚时光倒流,身心犹如候鸟体验一次熟悉而又陌生的归途。

路边的青草从春天到夏天都充满了生长的欲望,似乎要挣脱土地的约束,眼前依然茂盛。然而,细细瞅来,那深绿的叶片似乎失去了往日的风头,绿色中泛出淡淡的青黄。浅秋,依然有晨露在草尖上行走,圆溜溜的露珠闪着珍珠般的亮光。我不知道,那一根纤细的草叶,是如何吸纳夜间水汽精华,将晨露幻成凝聚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模样。

草丛里有叽叽唧唧的虫鸣声。村庄、田野、道路,甚至河塘边,只要仔细聆听,到处都有,只是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。它们的鸣叫声不只是表达一种生理需求,也在宣告,脚下的土地亦是它们的家园。

东方先是鱼肚白,后来一片鱼鳞似的云片开始散开,朝霞开始从网的缝隙中射出,如同一根根带刺的银针,也把路边的草叶和树叶染得鲜亮。阳光照在身上,失去了盛夏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。

本来没有风,走着走着,不知不觉衣襟被轻轻撩起,手上、脸上有一种被吹得痒痒的感觉,像是儿时母亲呼出的气息。风吹到路边粗壮的杨树上,树叶发出沙沙声响。有几片泛黄的叶子荡秋千似地飘落下来,铜钱般大小,落在我脚尖旁。

路边的河,是一条水沟,我们儿时的天然浴场。一到秋天,蓬蓬勃勃的菱角菜挤满水面,细小的菱角花探头探脑地露出水面,而菱角却隐藏在细长的菱角梗上,常常等不到它们成熟,我们便下河去采摘。如今,村庄里的人有的搬到了城里,有的外出打工,留下的多半是老人和孩子。人少了,河沟里菱角也少了,野生的荷叶却蓬蓬勃勃。野荷花粉红、柔嫩,极像桃花花瓣,常引得水面上蜻蜓忘记“点水”,围着它嬉戏起舞。

路旁不时能看到成片的梨树、柿子树。树叶渐渐枯黄,果实却在一天天成熟。硕大的梨子矜持藏在树叶间,等待采摘;而圆圆的柿子,青嫩的皮面上开始泛起点点红晕。等到深秋,它们会挂在光秃秃的枝头,像一只只红灯笼。

小路的尽头,成片的稻田在眼前铺展开来。成熟的稻穗,密匝匝拥挤在田间,晨光中一片金黄,每一棵稻穗都闪耀着金属般的光泽。稻田的田埂旁,青豆依然长势旺盛。

远处的山峦原本是青黛色的,几场秋风秋雨过后,绿色开始退场,一些浅黄色从山涧、山脊慢慢铺开,呈现出浅黄与深绿相互交织的色彩,远远望去,像一幅写意山水画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爱这故乡浅秋孕育着的无限壮观的成熟的希望,更爱在这秋高气爽的节气里随天空一样高昂的心志!

